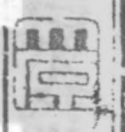


丁卯早冬閣
己卯正月廿三日刻朱筆點勘五卷連日陰雨
春冥異常
改記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



庾杲之叔父 韋

李

延壽

王謚從叔 何憲

孔珪

懷懋子霽
懷珍從孫訐

奇
懷珍族弟善明

劉懷珍

子靈哲
從父弟峻
劉沼
從子懷懋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
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
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
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
唯有菲藟蒹菲生菲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

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
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
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
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淶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
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
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
下故當與其抑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
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
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荅者王儉

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
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
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
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
鼻而不荅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
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
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任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
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
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

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
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
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
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
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
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
尊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
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
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
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傳屍無以

歛樞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華為西
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
謁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謁事齊豫章王嶷嶷薨
謁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華為州別駕
益忽謁及梁武帝踐祚謁以西朝勳為御史中丞華始得
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謁其鄉人也使
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為荊州別駕時元
帝為荊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遷為州
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
日府州朝者喬不肯就列曰便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

范興話為雁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
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
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頗頗開張人皆謂夔必為方伯
無餒乏之慮及魏冠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
面甚大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謨字仲和東海郟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負外常侍
父元闕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謨為迎主
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或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或即
帝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謨有學
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謨屢諫不從請退坐此

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
王休仁為圍碁州都大中正謨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
部郎庾珽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
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
置摠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
武帝與謨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
將軍太子中庶子謨真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
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
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謨少貧常自
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謀從叔擣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摠校
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
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遜為最力賞以五花簾白團扇
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擣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
之乎擣操筆便成文章既具辭華美舉坐擊賞擣乃命
左右抽憲簾手自制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大者
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擣問無不對為秣
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
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擣擣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潛之
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司徒法

曹王融上金天頌擣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
為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
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
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
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為友憲位本州別
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逵字世遠會稽
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
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逵豈所謂儀曹不
忝厥職也儉為宰相過常謀議帷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

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湯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湯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奏為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專道精篤言曰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慕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微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籠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

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凡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前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

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議校
擷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
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
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
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
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
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疎
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
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
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
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
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除以床昇之走
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
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
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
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
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

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
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
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左
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
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史兼
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為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
太守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
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
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
毋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

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
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為
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
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
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出
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
帝有白驄馬鬻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
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
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石父此絹吾方欲以
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

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
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
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
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
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
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
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
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
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祭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
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瘠病
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
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齊
前種葉似鳧苴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
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
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贖嫡
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
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爽之仕宋為始興
內史峻生朞月而琬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

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
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憇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
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其與母並出家爲
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
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
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中擢峻兄弟不
蒙選授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
未開悟晚更厲清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
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
其自序云夔中齊齊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

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
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
帝時蕭遙欣爲豫州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父
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
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
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
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
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
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

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感...帝試呼問峻峻
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言...帝不覺失色
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
學士撰藝林編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
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及峻竝為申折以答
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竝
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
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
之而筋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
余逢命世英主亦播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

身探井曰余有悍妻亦令家道輾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
始世手握兵符...留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一異
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
異也敬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大馬之疾溢死無時
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
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魂魄一
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
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存幹略齊末為
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
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

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與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為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

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杏歌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

嘔血家貧與弟杳歆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
歷位西宮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
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
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
夫人筭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
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徘徊廬側處士阮孝緒致
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
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
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為宣惠豫

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
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
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
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
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
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
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頤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
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宋建安扶南以南記
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

時新構閣齋香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
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香書其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
餉昉酪酒而作撰字昉問香此字是不香曰葛洪字苑作
木旁香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香曰桂陽程鄉有
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
不憶此香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
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
僧孺被使撰譜訪香血脉所因香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
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
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香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

竟何所出香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
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
音訓又訪香馬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
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勉舉香及顧
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
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
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香
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整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
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
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飭食器

因以賜馬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
 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
 敕行留杳馬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
 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
 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毋
 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
 還葬獲冢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醮其子
 遵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
 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
 世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

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
 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
 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
 仕與族弟訂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
 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
 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歆進藥及
 翌日轉有聞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
 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物之具常欲避人世
 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
 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

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夫監十七年忽著革終
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
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
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
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
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
存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
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屣便葬爰珍
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
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為吾人而尚華泰

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
千錢市成棺單故褻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
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
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
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塹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
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訂之疾歎
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
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
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歎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
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

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歆之歸泉復何所
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實誌
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歆
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
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謚曰
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
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葭藉下一枚履上吾氣絕便
沐浴盥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
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
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葭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

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
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
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
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
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許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
西諮議武昌太守許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許居喪哭
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
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

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紱為娉妻尅日成婚訐聞而
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穆辟為主簿主者檄召訐乃
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
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
孝緒即顧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
都下謂之三隱訐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歆聽講鍾山
諸寺因共卜築宋興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
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
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超越俗如
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穆寒年

之纖纈訐嘗著縠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
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
謂神人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訐處之晏
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
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
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歆舍臨終執歆手曰氣絕便
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
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少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
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

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
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
辟為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
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強直甚異之奉
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
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
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
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
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
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勃海以應朝廷而

彌之尋為

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為異州

刺史善明為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

明為異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

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閣將軍五

年魏尅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

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

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

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

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

高帝委身歸誠出為西海太守行青異二州刺史善明從

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為召與相見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為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延道累旬違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

侯同舉此已寵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荅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祚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為京都遠近所歸

南史列傳三十一
二十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
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今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
分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
應嚴備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
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
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謹言
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
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宜擇才此使其十
一以為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
以恩德不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

以諷諫上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
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
宰飾館以待選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
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
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芥木
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
當清子孫指拭足矣及累為州郡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
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
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
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

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毀及聞相思死慟哭仍得病
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
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
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元法護字士伯
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己之度豈異有焉仲和性履
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
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亦
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李

延壽

劉瓛

弟

族子顯

明僧紹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劉蚪

子之遴

之亨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祖弘之給
 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
 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
 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
 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閣可
 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

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
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璫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衰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
免璫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璫微服往哭并致賻
助齊高帝踐祚召璫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
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
言可寶萬世又謂璫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璫曰
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

人救璫使數入而璫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璫為
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璫曰上意欲以鳳池
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
授璫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
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璫兼摠
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璫終不就武
陵王暉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璫為暉講除會稽郡丞學徒
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璫
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

素抱有垂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褻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縷或復賜以衣裳裘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而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瓓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為瓓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

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
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造從瓛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
並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
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
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為
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上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
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是為之屈杖不能起
此山常有鵠鶴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
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蓋

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其謂學生嚴
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公講此曾不得
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祭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
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
感動木石瓛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
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壞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
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摺拾三十卷
瓛弟璉字子敬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
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
與僚佐飲自割鷄炙璉曰應刀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

執鴈乃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湯同舟
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湯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
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
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璉夜
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怪其久璉曰
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母上
事輒前京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
雖與璉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瓌族子也父駸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
為外祖瓌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

許年駸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
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
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瓌儒學有
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璉齊武以
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
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
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
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

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
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
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
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
曹兼吏部都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
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
驃騎都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兵部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
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
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

述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按年月一
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
訟用帝大署曰貞存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
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
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
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
父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
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
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貞長舊坐子秀恁臻臻早有
名載北史

顯從弟穀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辨翰隨湘東王
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
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南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襲百
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
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
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度
江并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敕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
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
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身掄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

一入洲城恭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
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
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
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法亡夫有國必依
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
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
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
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
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
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

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
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
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
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夢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
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荀穉冠隱者以為榮焉敕海封延伯者高行士
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
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別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
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
騎中兵參軍與荀伯玉對領自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紱
懷帝誕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次弟僧暲亦好學
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
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
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
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毗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
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
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
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

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柘上書薦
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柘曰聞山賓談書不輟
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異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
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
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綠淮諸軍
事比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
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
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
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

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問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
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
今送薄助非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
賢兼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後原
生今易擬必采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
乏糲負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瘵
差已父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獻士阮孝緒
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及朴激薄傳流矣五年又假節
攝比兖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
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

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
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
姚令山賓弟少選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
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
之亂奔魏仕比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
南度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
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
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棄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
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

辟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贈以鹿角書
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
聞巢許今覩臺陽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
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失
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
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
以為仁化所感徙尋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
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
始三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及求以身代俄聞
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
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側梁臺建黔婁自
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亦分與僚
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為
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
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
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其見知
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

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整博學有才思齊隨工

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夫抄撰羣書子隆代

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

於陵與夫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人吏

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

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

馬堂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

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言報甲族時論以為

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有吾

肩吾字慎之六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鎮肩吾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孝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為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有吾子信徐摛子陵具郡張長公比地傳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東主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閭閻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

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淫淫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太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摘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蓋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

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
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暉金鏡反為拙目
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
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
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
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
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且述作之楷模
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
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

子建一共商推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且類彼汝南
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
我勞如何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
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
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
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貨汝命
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
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
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

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
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
袷斷穀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虬
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
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
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
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卧疾病三
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
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
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
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止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
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
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言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
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
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
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
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耶謂為太學博士昉
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
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

仕必當過漢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遊之舅肅臺奏彈出令
之遊草蕪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
室之遊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臺接立稱強記之遊
每與討論咸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
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
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遊在荆府常寄居南
郡忽夢前太守袁詠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
之遊後牛奔傷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
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
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州

行事之遊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
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且孝哀於親辭
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
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遊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
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
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
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
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
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
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

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漚陸襄等參校異同
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
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
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載班彪事
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
次而古本相合為次摠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
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十五文三王景十三王
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奏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
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
黥徒越亦徇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

淮陰毅毅伏劔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
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
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
恒共討論古籍因為文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
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
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答曰省所撰
春秋義比事論書詳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立明傳
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叔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
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
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

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
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濕
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遴
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
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蹟古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
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
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
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
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
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

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
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
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
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
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身

之身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言
對武帝之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身帝曰之遴必
以文章顯之身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大學博士仍
代兄之遴為中書通事令又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
議參軍敗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

王節度諸軍之身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
摠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
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天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
之身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
而已父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為文吏所抵官
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身似之帝感悟乃封為
臨江子固辭不拜之身美績嘉聲在朱并之右既不恟懼
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
太守上問朱异曰之身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天馮小
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比皆是

僕射出入今者之身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
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
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琳琳平
陳大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身弟之暹位荊州中從事
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
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墮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虜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所
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
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
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

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
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與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
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
鎮軍鍾玄紹著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
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日詣坦問其故父留
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
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
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
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
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使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
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遽見嫉時主
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
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紉之不永也不
亦宜哉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一

李

延壽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勸弟昌

勸

勳

勃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象子愷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

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賁

正立弟正表

正信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

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
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
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
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為廣德令武帝起
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譽嗣崇之仕齊
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之
反別眾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崇之子
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
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
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

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
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太守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
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
儉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
內皆平武帝踐祚封景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景
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
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
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
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
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

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
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羣
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
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
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
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
破之景初到州省除三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脩葺
城壘中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
靜抄盜絕迹十三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
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
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容甚隆軍國大事皆
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安坐法
免詔景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爲府景越親
居揚州固讓至于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
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其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
符如火汝等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
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
安竟陵郡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
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勸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奔波屈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絕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主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從廣州

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岫山村有一老姥以漿擊鮑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拔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豪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實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

臺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正曾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讀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續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勸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勸勸字文祗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勸弟勸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荊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爲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勃爲晉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尋進爲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憊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充州初兄景再爲兖州德惠

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脩
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
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
祇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
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其服危冠交遊冗雜
尤善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內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
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
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

觀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
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
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
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
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誼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
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杖出郡悲泣不自
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
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衛
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

建武中卒武帝踐祚竝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
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愔
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
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
稱求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
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兵帥楊元秀攻取
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
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
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說懿與晉陽之

中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
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
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說懿曰誅
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
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
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
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
史徐曜甫亦苦勸竝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
之棄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
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旦之筆執政宿臣舊將竝

見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
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
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
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
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
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
事懿各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
丙寅即位是日即見寢崇戊辰乃始贈第一兄敷第四弟
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
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

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
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
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
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
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
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
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
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眾竝異
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南史列傳四十一
八
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春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尅劉李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眾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

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為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為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為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五覆何憂入為尚書左

南史列傳四十一
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司
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
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
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
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
景亂藻遣世子或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
其儀同蕭懿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
吾國之亡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躬逆賊正當同死朝廷
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
至一斛每醉祀盞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
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眾十萬攻州
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
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暝騎舉
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
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
月猷大破苟兒猷在州時常溫疫延內遂有香橙不置連
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禱遂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
與神交也

獸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
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內事韶不
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
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
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
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者多非實錄湘東王憇之改題繼宣
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便信愛之有
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
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
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

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
客滿坐韶甚慙恥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絕人與求
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
賊任約所禮謀召都陽嗣王範襲約反為所害

獸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廢太子洗馬桂
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託宦更丹以忠諫見
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
少有雋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
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

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為還之為建康正
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
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
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
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
北侵使南康王會理摠兵明乃拜表求行因請乃許之會
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
進取敕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
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

沉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呂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
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沒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
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軌怒曰吾自臨機制變
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
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
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
入陳苦戰伯超擁衆死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
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沉沒伯超子威方將赴
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興衆軍
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文帝

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
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
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
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
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
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
從明歸令上黨王浚率眾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
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
制置百官浚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浚破
東關斬裴之橫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

明為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
及緡魯荒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為
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
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
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明為大傅建安三
報齊去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求為蕃國
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
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
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道諡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

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
徐孝嗣曰學士有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
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脩三德以來
遠又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辛武
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
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衛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位齊位太常封江陵
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衛陽郡王謚曰
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
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

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
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
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
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
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
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
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慤嗣

慤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敕

還蕃尋為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掎角
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
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
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
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
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
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
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
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

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
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接近長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
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
自我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
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
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
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
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
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
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

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
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
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
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
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
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首是軍政不
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揚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尅
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
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駿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
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

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不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
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
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
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
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
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
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
對乃進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
子太傅八年為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

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息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

當此猶恐顛隳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十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篋直千萬好食鱸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

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籩甚嚴有
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
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
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
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與徑往屋所宏恐上
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
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
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
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

情方更敢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
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
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無不復失居
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
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
今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
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
齋諸主竝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闕失履閣帥
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
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

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地
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
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
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子
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
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
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
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字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
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

置軍實及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
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
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
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家屠牛兼好弋獵齊
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
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
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為
輕車將軍置佐史須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絕內火籠
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氣氲銷欲知懷炭日

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
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
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
營葬地魏人不疑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
帝泣而誨之持復本朝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剽掠時東
府有正德及樂山俠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
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
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家子弟多縱
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
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

正則為劫殺沙門從嶺南死洪為其父夔奏繫東治死於
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
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
王北侵正德輒棄軍委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
以猶子情無常愛敬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
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
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
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敷非
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敷列卿之女誘為妾媵我
每加掩抑異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匹馬奔亡志

懷反噬遣信慰問異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
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
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
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
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
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晃帝既封昭
明諸子異言正德失職夫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
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兗州在
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
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讐聚蓄

米粟宅內五十間室竝以為倉自延慶亭至于方山悉略
為壘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
姦心景黨徐思王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王至
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
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
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
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替我也遂許
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
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
闕三拜跪辭歔歔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

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竝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
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又世
人相恨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妻
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三
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眾揮刀欲入賊先
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
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憫其泣矣何嗟及矣
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
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禕
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

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
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
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
準於眾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
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
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
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劍短衣出入廩里不為宗室所
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為流
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
人恒於第內私滅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
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處以
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斬山顧通室招誘亡命
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
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前村人縛送之詔斬
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
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
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吳麴後知非朝議表求

讓兄弟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戶正立改封寶土建安縣
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楊尹麴謚曰敏子寶嗣

寶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寶出投之專監造攻
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寶與中
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寶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
侯氏寶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
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寶驚起乞恩俄而賊悉其翻
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正信字公理
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

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
位給事中卒

列傳第四十一

南史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恭子勳

恪弟恭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詔弟脩

範子嗣
脩弟恭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暎弟曄

亮弟暎

範弟詔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

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

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

季

延壽

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
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
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端右衡陽
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懿廢之懿弗
聽東昏左右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
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
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
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
京口自崔惠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
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

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
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
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
德豈可不及後徯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絕
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
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
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
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
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籥荊州求
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救

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荆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照其墓應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艦淪溺秀所問唯恐傷人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篆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諡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

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
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
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
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
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
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
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
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
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成稱寶錄遂四
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
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
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
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
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
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
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
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

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
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
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
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齊和
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
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錄
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
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
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
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

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
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
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
大司馬薨贈侍中大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
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
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
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
造化立游宴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
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
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

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

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問歌曰江千萬蔡五白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及亂郢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郢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元帝以爲尚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杜稷大寶二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曰靖節王恪弟恭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

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兵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

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早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勅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各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日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千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

多取官米環贍私宅又與鐵陳保印侵剋百姓為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衛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玉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諡曰僖侯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策祚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內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祚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煖下車遂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太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

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
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改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
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
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諡曰忠烈恢美容
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
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
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寤寔寢食俄而都信至太
妃已瘳後有目疾父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
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
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德奉祿隨而散之

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
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
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
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
服有男女百八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

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
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
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
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封尋

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
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
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為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
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
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
於私邸時廬陵王為荊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
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
賊又童謡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軍邊已時
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
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楊尹威震都下簡文
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謡言
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為謡驗武
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
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
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
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市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
亭以望渭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
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
無謀所乘輿與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預真
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摠督漢

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
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
之宋昇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
入援還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
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
乃泝流西上軍於疑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
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盆城以晉熙為晉
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
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
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

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
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填襲莊鐵於豫章殺
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鈞求得
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填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
頭坑殺之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個儻
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
熙城中食盡士皆之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
且止嗣按劔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効命死節之秋也及
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

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
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周
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
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
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陳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絕
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諮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
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一
丁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樊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

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搖蕩終得無佗葬於因廬
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絕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
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
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
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
問其故曰夜中警遠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
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
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
有績乃得出爲邊州帝以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
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

史范洪曹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
曹史琅邪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
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
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重書勞問手詔
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盆
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啗脩深自分釋求
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
之事具觀脩意脩泣涕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
終脩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脩所卧牀而卧脩曰
此其戎乎因大脩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

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乾運接
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岫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
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說客邪命射
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曷甚
勇有口求爲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
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脩答守
之以死誓言爲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于文泰遣書喻之力
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
千家爲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爲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
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閔

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
兵荒人戶凋弊脩勸穡務分未甚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
帝多怠動加誅翦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
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
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授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
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
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並綏撫之
泰至州便偏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織等物不限士庶賦為
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

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
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
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
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穎首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
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瓚等皆降是冬
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
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
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
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

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
 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
 符教決於俄頃曾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
 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眾皆恐或
 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
 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
 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
 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
 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槨尖田者與種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

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
 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
 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
 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謙降
 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
 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巧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
 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
 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
 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
 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

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
將軍即開府黃閣薨二宮悲情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
謚曰忠武愴未盡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
之數旬而卒愴有惠西土荆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
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
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
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
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降
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

洗馬詔以愴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
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
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
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
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
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
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
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
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
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

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
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
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
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林樹木颯颯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
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
史卒官謚曰寬侯

暎弟暉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愔特所鍾愛
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

無年及愔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愔薨扶而後起
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暉獻儲德
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
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
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宣號東宮四
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暉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
甘潤郡崔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暉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
于郡初暉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
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策

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大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
前軌蕃屏懿親至秋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
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祭而不
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
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正
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
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平
也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三

梁武帝諸子

李

延壽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
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
簡王績丁克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
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家嗣時徐元瑜
降而請又荆州使至云蕭賴曾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
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

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

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使合家擊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綵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

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

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音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稱悲事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東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

殯水漿不入口母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
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
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
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
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胃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
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
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
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
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以奏謬誤巧妄皆即辯
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

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
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
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
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
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
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
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
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
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

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
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
勤苦輒斂容变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
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
前交州刺史王奔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
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
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求逸必獲後利未萌
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
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
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以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

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更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

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

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

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

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

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

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
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

半生備傍以持
身不謹致殃亦
至命也

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風馳啓武帝比至已
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赦以褒是謚曰昭明五月
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
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吐庶及壇徼之人聞
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
清道驅人太子恐獲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
之屬密置料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
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
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
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

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
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
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
江公啓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鑿封義陽郡王各三
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
帝旣廢嫡立庶海內噂喏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
陽王啓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
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闢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
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
所得地於帝言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異有道士善圖

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
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
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
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回諫得止於是唯
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
臨丹楊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為誘略之罪牒宮簡文
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為宮直前未知邈
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
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遂歡歸去來鹿子
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薨

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
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
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
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謫言心徘徊者未定
也城中諸少年遂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
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鋤
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
殿欬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
然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為安

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故皇太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
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穆並鎖於密
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去其鎖弟曰今日
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
將發詔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
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
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
簡文已被害橫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于水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
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相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
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
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續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
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
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
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
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
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
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
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

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
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
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
齊又見白狗夫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
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
兵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
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
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
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

異人

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
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
每靖室閉乃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
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鹿麕服厨庫恒致殷集之常於內齋布沙
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肌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
以屯墮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阜複帳即下付之
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
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武帝御諸子以禮朝
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
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

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
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
服微行者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
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
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
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數復之徐州所有練樹並
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
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
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
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間俗說以生者血歷死者

此志古今未有

此志可貴金石天地
亦為靈物

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移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
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
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
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次遺糞而
出居都下所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兖州刺史頗
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
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
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為叔父襄
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
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

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六年魏將元
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
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禽手
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
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詒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
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間其名氏不荅曰
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
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齊內諸閣猶閉不開
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
我軍中城中旣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

益陽人任煥常有驢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
獎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
曰驢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綜長史江革太府卿祖暉並爲魏軍所禽武帝聞之驚駭
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揚王梁詒苗寵並爲光祿
大夫綜改名續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袁魏太后及羣臣
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
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
鳩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夔據
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

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
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
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
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
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
封南康郡王十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
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
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

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
異一十五條乞留爲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爲侍中
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媛
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
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
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
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

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然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眾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颶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

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眾軍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二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

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胤會理之舊亦囚於
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胤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
褚郎卿豈不為吾...
不服偉赦之會理...
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
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又
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傳者三
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涕謂左右曰
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

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常
無媿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
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
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之師行二日會景
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
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
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
都以魏降人元貞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
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為景所
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鷹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為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

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入閣而躍舞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遺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鉶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豈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所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姬媼木車悲號會意不堪輕

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數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絜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撒

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
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敲車載錢設鹽蒜雀百姓金
撤一鬻賞錢一千。徒黨并骨肉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妻
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
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
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人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
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誠
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
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

鍾離景已度林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又赴濟江中流風
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
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鐘山出其不
意。綸從之。眾軍奮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
朔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
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鐘山戰敗奔還
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偽
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邏所獲非
軍敗也賊以刀背敲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
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

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
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壽陽壽陽公大心欲
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
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
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
怪祭城隍神將享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
何風起飄没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
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
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又久乎豈可手足胼支
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

如不臣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
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
未窺江外者政為蕃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
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
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
門法整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

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桓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害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雲揉唯家墳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

岳陽王譽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諡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諡尚書左丞劉毅議諡法急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歎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薨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

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為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大清三年堅書佐董勳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濡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

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袍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

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
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
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眦曰
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
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
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繩下僅得至此
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辛不累子孫乃
使確為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
見景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鸞羣賊爭
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

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挑可一夫力致
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為念後與
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
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
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
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
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
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
獻款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

紀在蜀開建寧越雋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
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
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
侯韶西上至破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
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
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
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摠戎將發益
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
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

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
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
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
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
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憺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憺勉
從子也以諫且以怵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爲反
於已誅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
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
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

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逵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為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為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柔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

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荅仁為步兵校尉配眾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眾泅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眾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

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圖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嶠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任約謝答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方睽西顧我勞如何自憊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應有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

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有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投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天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圖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二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因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

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丈
簡張天威拔刀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
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
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齊郎宋寧宋興二郡太
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
紀之構讐乘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
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
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
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

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
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
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
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眾
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眾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
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弟
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為
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饗餐氏紀最為武帝
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兄

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勳汝有何績大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廡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選至有百選銀五倍之其他錦綉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

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推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袂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羅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袂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發蜀四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

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踈漢嗣可為太
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
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
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立未及
騁暴早沒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
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
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李

延壽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
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
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
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盛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
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繫其臨川王大
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並不知母氏潘
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
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
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
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
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父知此事嗟
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
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
用端寔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
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
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

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
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
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
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
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
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
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
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柩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
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

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
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
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
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
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
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
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
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
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
柵口待援兵摠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
處之虞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福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
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
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
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
懼於是二蕃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
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
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
容不從撫膺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
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必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

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尅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為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

樂為用而大連恒沈酒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
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為賊有大寶
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
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獲侯景以為江州刺
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
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
中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鐘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
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
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
人謂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
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
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
右格戰賊至漸眾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楊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楊尹遇害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

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

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眾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眾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
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
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園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
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
諸始安王方略表貴人生愍懷大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
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
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

白駒過隙其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
在高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
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
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
掌握舉首懼觸揺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
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冶容
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各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
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
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
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

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

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益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認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敏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
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
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
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
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捕酒為樂
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
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
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旄辨其鬚子仙執方諸以
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終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李

延壽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直

夔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綯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
天生宋末為列將剋司徒表粲以勳歷位郡守封上黃縣

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繫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

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死鬪羣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繫美如生

與出尉夷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
 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
 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
 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
 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
 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
 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時天下
 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
 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
 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

表瓌麗須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
 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
 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
 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
 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
 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
 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為有司所奏徙
 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龍袁州城長史蕭昂斬
 之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
 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鹿章鹿每衆

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造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任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子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景宗退無怨言魏孝

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結附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導入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昌僧珍椅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鄖州刺史加都督天監

元年以封... 侯景宗在州... 築於城南起宅長
堤以東... 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
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
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
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
山王英攻鐘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
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頗
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
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也景
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矣得

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
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
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
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
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
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
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為
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
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
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

五
五
劉裴邃章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減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

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方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嘆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

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箭如餓鷄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將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

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上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平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弟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埤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詔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黷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

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與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摠州事故穎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及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二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眾咸異焉仕宋為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

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曹
多決於詳項之穎曹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
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
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
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
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
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
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換挹之志後
徵為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為素服舉哀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
荊州亶留都下為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
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曹協同家
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
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
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
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
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
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
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

遂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遂率乃
加澶使持節代遂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
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
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
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
築城出澶後澶與僧智還龍破之進攻黎陽其威將軍韋
放自北道會馬西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
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
南豫州以澶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義離兵荒
百姓多流散澶輕刑薄賦務農省徭頃之人戶充復卒于

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
侯簡等表請為澶立碑置祠詔許之澶美風儀寬厚有器
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澶侍
御坐帝謂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澶答曰是臣從弟帝知
溢於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澶對曰臣聞服
屬易歸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澶歷六郡三州不為產
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
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安容每有
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奴衣子誼龍封豐城縣公
澶弟瓊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

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
陵陰山二關尅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於廣陵入其郭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
之獲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
及瓊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
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
及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瓊爲刺史兼督
司州封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
歲連兵人頗失業瓊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瓊克實

先經此任至是岷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
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瓊在州七年
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
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
不以貴位自高文武官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
謚曰桓子讓嗣官至太僕卿讓弟諱少麤險薄行常停鄉
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
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諱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
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
於王阮竝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竝還都第諱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首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
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
蠶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
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
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
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麀狎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
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
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
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獺獠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
守卒官

曲數百采衣錦袍赫弈滿道頗爲人所甚塗經夏首李抗
數其爲人抗勇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
守卒官

吉士瞻字染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特徵
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
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
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
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
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
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臺

國中擲博無裨寒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禱其外竝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益已九及

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聞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邦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內作艨艟闕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

作伏道以決漸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

鎮西將軍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氏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車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慎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

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
嬰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
將軍和帝為荊州刺史公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
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
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
府之眾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
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眾軍即日俱下公則受
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
豪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
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

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
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
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
懦怯城內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
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
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上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
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
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
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
戶口克復為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為吏人所悅湘俗

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比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兒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曠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眾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為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

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
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治令李
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
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
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
米餼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李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
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李連
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李連罪許之降李連即日開城納
元起元起送李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
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
事黔婁甚清絜光濟多計謀竝勸為善政元起之剋李連
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
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為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
脫與庾黔婁志行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
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
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
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
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
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
誰何事忽忽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

元起節征討諸將軍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即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

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為騎散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

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郡同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萼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萼在城內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萼語人曰庾別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

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輔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

南史列傳四十五
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
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
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
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
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二以孝聞郡召為主
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六鄉人
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
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
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

之師入洧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洧均水急不如悉船於鄆
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
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洧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
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
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為前鋒武帝即位
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
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眾頗笑之道
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
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澆壘未固城中眾少莫不失色
道根命開城門縵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

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為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

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

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
遂以祔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
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諡曰威子懷嗣

康綯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
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
走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綯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
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
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為秦
梁二州刺史永拜綯伯元隆父元撫竝為流人所推相
繼為華山太守綯少儉儻有志氣仕齊為華山太守推誠

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綯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
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
景直殿內綯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
幸德陽殿戲馬敕綯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
畫工圖綯形遣中使持以問綯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
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
謠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
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暄視地形咸謂淮
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
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綯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

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金鬲小則錐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有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

王府司馬徐方與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邑居墳墓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滌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滌北注水日夜分流滌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殲其事旣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

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
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
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
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
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
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
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縑縷者
輒遺遺以縑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梁武帝為
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軍主每

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
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眾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魏
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
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
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
敕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眾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
西墉時城中眾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
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晝叡率眾二十萬
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
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為有司所

奏免十二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左衛率康絢
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
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
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
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
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
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
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豐武皇迹
緣家酷首昌孟澤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

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
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
冠軍之敗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
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
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
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與其事互有厥
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
事乎其天道也

列傳第四十五

南史五十五



